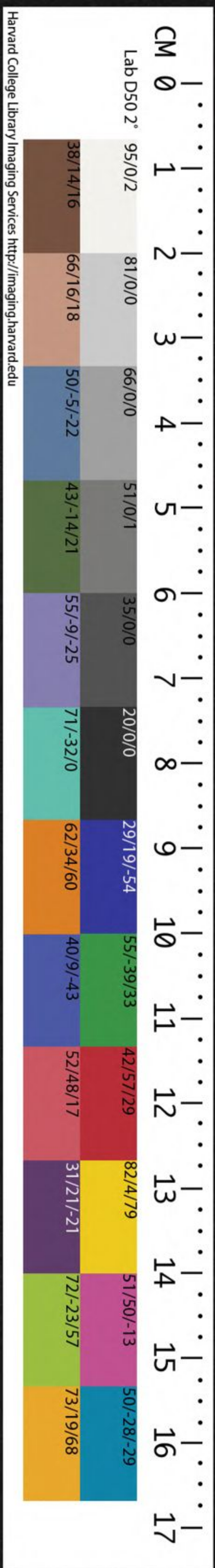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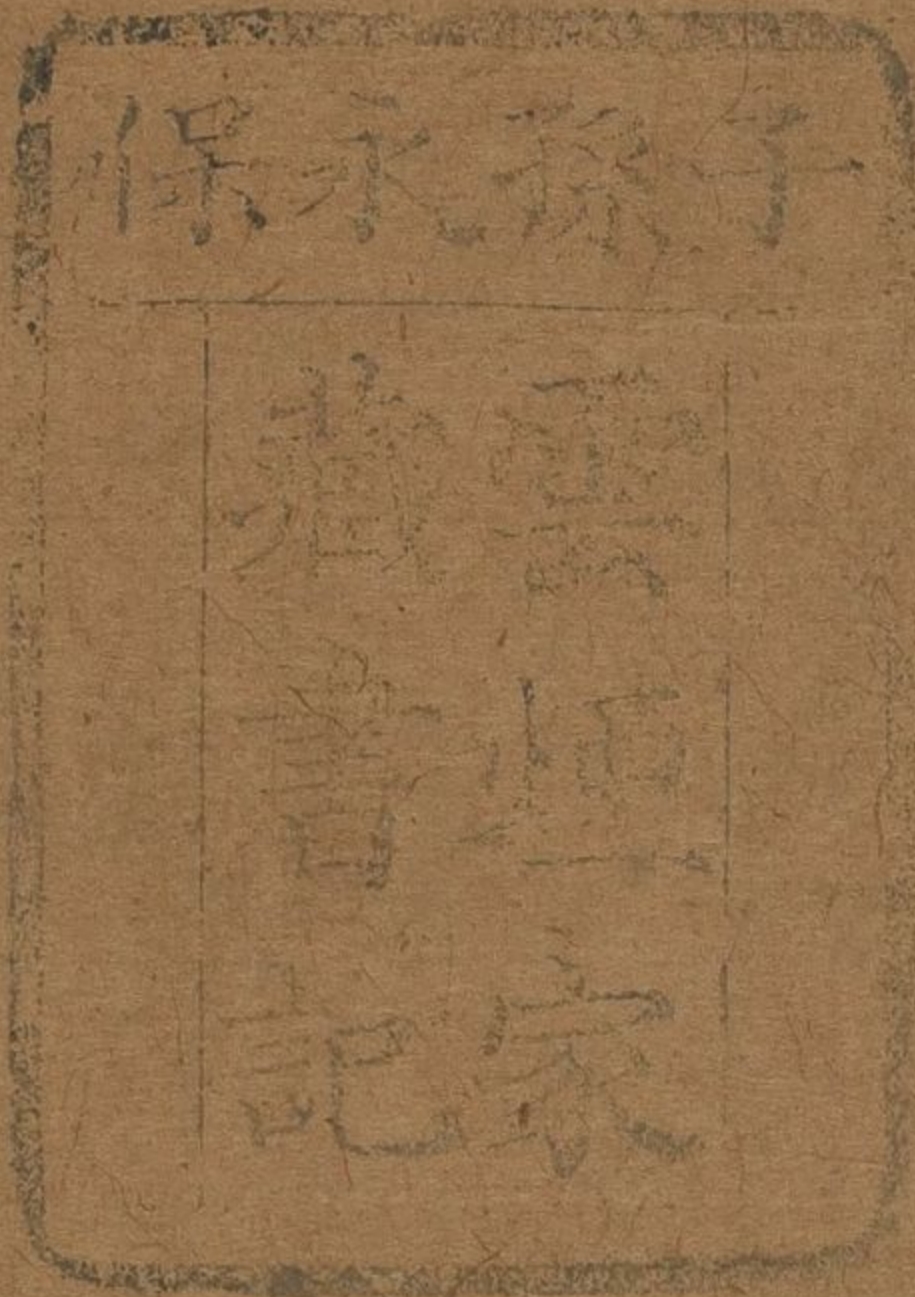


T 856/3228(3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2

MAR 30 195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次崖林氏曰親也民也物也皆所當愛也然於其間則有差等以親視民則親所愛而民所不愛也以民視物則民所愛而物所不愛也○觀濤王氏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而皆不愛焉二

及字。如
此認意。

八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
所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

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觀濤王氏曰惠王初
心本謂太子自將庶

不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為殉也
采兵敗太子被擄而死似驅以為殉耳以土地之故及

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承庵
姚氏

言戰國之禍
心王為之說也

○此承上篇之末三章之意

曰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

虛齋蔡氏曰春秋是指春秋經
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

書諸侯戰
伐之事

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

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

虛齋蔡氏曰彼善於此則有之此句要見得總是無
義戰意○觀濤王氏曰義戰義其戰也義字着力是

聖經許其合義無有義其戰者即註必加譏貶是
也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子之論理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次崖林氏曰春秋無義戰一句孟子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則解

其意也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春秋之戰皆敵國相征無有出於上者所以無義戰也觀濤王氏曰上伐下者

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虛齋蔡氏曰征伐自天子出若春秋征伐皆不稟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

所以無義戰也然則石陵之師亦非稟王命也何以爲彼吾於此日如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以此問罪

意猶在尊王也然以其意不自天子出且特假之以爲此之辭此所以僅得爲彼善於此而終不得爲義戰也

士顧氏曰此條正解所以春秋無義戰經說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

程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虛齋蔡氏曰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麟士顧氏曰書字且

然大意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則照末節

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觀濤王氏曰無書不過不

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爲口實假之以文奸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非小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因之吳氏曰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如曰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此類可見。所以有許大識見。能籠罩千古。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

虛齋蔡氏曰兵間安得有春杵。曰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携舂杵板

杵之屬。為營塹備也。又有羅網之類。行以為羅。費以為網。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

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

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虛齋蔡氏曰孟子此言。非不識書本意。蓋直反

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立命也。○月川曹氏曰。這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

過實有如此者。況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誣。欺世

益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史者。又可信耶。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觀濤王氏曰。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辭。善陳是整而不亂。善戰

是勝而不敗意。○釋山鄒氏曰。大罪重殃。民上以下文。照看。正所謂君不志仁而求為之強戰。是古之民賊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虛齋蔡氏曰。以下皆言無用於善為陳善為戰也。○觀濤王氏曰。首節以臣言。而次節言國君者。因時臣導君以陳

戰故也。○因之吳氏曰好仁。指弔民伐罪言。如所謂代虐以寬。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自此至末。只重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二句。下四節。不過發明此意耳。○伯玉陳氏曰。好仁雖指弔伐言。亦本平時修德行仁說來。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虛齋蔡氏曰夷狄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怨其我

後則近者可知孰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百

觀濤王氏曰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其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

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麟上顧氏曰王曰至百姓也止若崩句叙辭○虛齋蔡氏曰崩不是崩墜

只是垂向下之意言其叩頭抵地有如獸角之下觸也此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一句○武王之伐殷紂之民自無有敵之者故能以寡勝眾如此○月林丘氏曰武王事雖有兩節只一意相連說去直到稽首處方見是以寡勝眾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虛齋蔡氏曰：此所謂無

敵也。若有敵之者，則須戰矣。夫好仁則無敵。天下無善陳善戰者，蓋不仁而徒以力取勝矣。故曰大罪也。○劉濤

王氏曰：正已二字，暴國之民，皆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此節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此湯武之事，看來以決

其無敵耳。○次崖林氏曰：此章言善言善陳善戰為大罪，引湯武之事，以見其不用戰，末節言而戰，是直說出本章

○按此四章意思，實相承皆救戰國兵爭之禍，聖賢仁天下之心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不能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月川曾氏曰：教者不過行

人於法度之中而自得之妙，則在乎心領神會。○下學可

以言傳，是人事上達必由心悟。是天然天理，豈在人事

之外故曰人事。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次崖林氏曰：規以為圓，矩

以為方，規矩為方圓之法度。百工之更相授受，不能外也。

然有為之而工好精緻者，有為之而粗惡鄙陋者。此則在

人之巧與拙也。巧亦不出於規矩之外，其運規以為圓，持

矩以為方，不疾不徐，機發於心，應於手，而妙於方圓之間

者，巧規矩可傳，而巧不可傳，在人之自悟耳。莊周所謂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衿

飯食也糗乾精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虛齋蔡氏曰被衿衣鼓琴二女果作三件看鼓琴言其樂而自適也就富貴說言聖人之

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觀濤王氏曰無

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

子形容聖人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次崖林氏曰凡人處貧賤則望後日之富貴若

將終身則不望後日之富貴也凡人暴得富貴鮮不動心而悅樂若固有之則雖暴得大富貴不以是動心而悅樂

也所以然者聖人之心純是天理其樂無乎不在雖極貧賤胸中自有樂地不戚戚於貧賤而望他日之富貴也雖

極富貴胸中自有樂地不緣富貴方以是為樂而心為之動也紫峰陳氏曰所性分

定者富貴不能為之加貧賤不能為之損舜惟有見乎此故全不以富貴貧賤為欣戚也虛齋蔡氏曰看此章須

味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兩句看其氣象如何其設心如何○月林丘氏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之則舜之貧賤本

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將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兩若字是狀

其心如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虛齋蔡氏曰親謂父兄也○觀濤王氏曰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一間耳。猶云。假手於人意。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

矣。無回沈氏曰。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虛齋蔡

氏曰。此章教人慎其所施也。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觀濤王氏曰。暴害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不使奸究得乘隙而為害於民。是禦暴也。○將以者。

原設關之意如此。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觀濤王氏曰。出者征其稅。入者亦征其稅。商旅苦於橫斂之害。是反為暴也。○徹茲徐氏曰。古

以禦暴。則其暴常不容於民。今以為暴。則其暴乃反在於官。○虛齋蔡氏曰。關則同。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

蓋古者關譏而不征。今則主於征而已。蓋失先王設關之本意矣。○范氏曰。古之耕者什

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

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

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

皆不終日而改也。無回沈氏曰。世之倣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不獨一關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月川曹氏曰大抵順理之

不能使之必從也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觀

濤王氏曰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使人不以道謂我使

之不合理也如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意加一能字勢不

能也若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取

故不用能字○虛齋蔡氏曰兩言妻子非專為妻子也言

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因之吳氏曰周于德者雖遇

餘男隨其所用無不裕如豈為事勢所震撼而至眩亂惶

惑自失其守哉○觀濤王氏曰邪世與亂世有別濬亂以

政言邪正以道言也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

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次崖林氏

曰孟子談仁義於戰國之季韓愈闢佛氏於憲宗之朝真

可謂不亂矣○虛齋蔡氏曰上句起下句不能亂據集註

就應用而言○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

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曹掾是

也守不到則賤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見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

富貴之人觀濤王氏曰苟非其人字與好名之人字

不相承乃是承能讓國來其人云者真能讓國

也。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次崖林氏曰能

讓千乘之國者。矯情以干譽也。簞食豆羹見於色者。點檢不及。不覺真情之敗露也。蘇子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覺聲於破釜。亦是此意。○觀濤王氏曰。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觀濤王氏曰。至

意在註。勉。忽。二字。讓國事大人。人人皆注其耳目。名之得失。係於此。故勉。而能讓。簞豆事小。人人莫我指視。名之得失。不係乎此。故忽。而不能讓。○虛齋蔡氏曰。既曰好名之人。便是非其人矣。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句內。○通考。季思歸氏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見道義不見天下。與干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見道義不見一介。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見于乘與。簞食豆羹不見道義。道義無小大。秋毫之末。同於泰山。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觀濤王氏曰。仁賢二字連看。凡有德者皆稱賢。仁為德之首。故特言之。總見是有德之人。○虛齋蔡氏曰。國非無人也。不信仁賢則若無人矣。雖有布列在位。不足為有無也。○次崖林氏曰。陳氏說最好。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觀濤王氏曰。禮必有義。義即所謂上替而下僭也。○彥陵張氏曰。義即禮中裁物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四書月需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十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謂上替而下僭也。○彥陵張氏曰。義即禮中裁物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謂上替而下僭也。○彥陵張氏曰。義即禮中裁物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虛齋蔡氏曰。政以大綱言。事則其中節目。

也。亦不必分。○次崖林氏曰。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註自明白。○觀濤王氏曰。政事不止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如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歛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項總是開源節流。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

二意。○觀濤王氏曰。仁賢國之輔。禮義國之維。政事國之紀。總是切於國者。○月

林丘氏曰。三節分看。尹氏乃言外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

民之心。

虛齋蔡氏曰。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下以術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

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勝也。欲以力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

袁一李氏曰。當時互相吞陸。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國可以

襲取。而天下不可以襲取。其勢廣。其心殊也。然國以不仁得終。以不仁失。智力相乘。危若朝露。何貴於得哉。○敬齋胡氏曰。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足以覆天下之民。斯為天下所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自秦而下。以強

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世不同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爲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屏翰夾輔之勢而奸雄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子之典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虛齋蔡氏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

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體相須故社稷之立同其所亦同其祭也。壇壝猶云壇塲壝墀也墀除地也亦塲也築起者爲壇。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觀濤王氏曰三句俱虛說重民大全云此以理

言不以分言也最好。瓊山丘氏曰君者神人之主君爲主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也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虛齋蔡氏曰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如草芥故孟子伸彼抑此而爲言。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

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

虛齋蔡氏曰天

下歸之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蓋上得乎丘民之心是天下之民歸心矣。

天子至尊貴

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彥陵張氏曰首句是一節

四書明傳大全卷之...
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重。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次崖林氏曰。得乎天子。亦可為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之皆歸可見。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觀濤王氏曰。危社稷。要根虐民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註中當字亦宜玩。是據理如此。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觀濤王氏曰。成者肥

順之意。祭祀以時。兼春祈秋報。禮記祭義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註禦災捍患本此。則毀其

壇壝而更置之。觀濤王氏曰。此變置只是更置其壇壝。以示更新之意。非變其神也。○嶧山鄒氏曰。

更置社稷亦是為民。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虛齋蔡氏曰。按

禮記郊特牲本文似未嘗以昆蟲為一神。且蝗螟而祭之。與報功之意為逆。山堂考索曰。蜡之為言索也。伊耆氏始

行之。終歲休息。則索饗羣神而舉是祀。所謂蜡以祭八神是也。康成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虫螟之災。神

實驅之。不知昆虫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所謂祭百種以報嗇者。得非八神之一乎。今定八蜡先嗇

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二句相連。不可分平。蓋年若不順成

則八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所以謹民財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此正與旱乾水

溢變置社稷之意同。○不順謂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觀濤王氏曰全章首節為主首節又以民為貴一句可知末節中社稷輕於民總見民為貴意總為當時之君不知重民而發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虛齋蔡氏

曰師字只在聞風而興起內得之二子非有意於為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此句最重自古人未有日二子為聖人者○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時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觀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德與風固有辨也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有曰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白為易德字作風字正此謂也○次崖林氏曰自聞伯夷之風以下至末皆是說聖人百世之師處○春字牛氏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發明其所以為聖處蓋夷惠清和古未有名之為聖者孟子乃名為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觀其師百世如此則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末句是帶看以當時後世平重○景逸高氏曰孔子時中之聖孟子曰吾所願則學孔子也至其舉聖人百世師則曰伯夷柳下惠何居豈非以孔子中和之極如天地渾

然無迹而高蹈絕跡。矚然塵滓之外者。能令人欣慕愛悅。油然而興起而不自覺也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虛齋蔡氏曰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

中。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虛齋蔡氏曰大

意孟子是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謂人有恒言曰仁曰道。

不知所謂仁者無他。即是其所謂人者也。以仁與人合言。

之。則有這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人則當仁矣。以其為所

當行之路。即此便是道也。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

言。有物必有則。此個則便是物之所歸者也。故曰合而言之

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

以為道處。合言則仁與人字平重矣。○合而言之。是誰言。

凡古今聖賢之語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

是。孔子言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子思之言也。○次崖

林氏曰。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只是人之理。而道則是

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個路。亦因人

行方有個道。不是懸空有個道路。是因入然後有故。但說

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月林丘氏曰。可見外人非

仁也。外仁與人非道也。然則君子之為仁。為道。而可以他

求哉。○因之吳氏曰。孟子全是責成人。以體道。側重在人

一邊。○觀濤王氏曰。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殊不

知仁與道非判然也。道由體達用。仁是性。性是道體。仁字

居道字一半。自文合而言之。道也。自明看來。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為是言人。皆知仁而不知仁之。即人也。人皆知

仁之為道。而不知仁合於人之為道也。責人體道。意在言外。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次崖林氏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

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只是個性。○或曰外
爾單言人只是個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

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
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
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虛齋蔡氏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去他國之道也。一句
孟子釋之之詞。○麟士顧氏曰齊魯較前篇一倒又

多去他國句
不可為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虛齋蔡氏
曰史記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亦只是無上下之
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爾。且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
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是去衛
如陳之時。○麟士顧氏曰下句釋上句言外見厄非道之
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

言亦訓賴。虛齋蔡氏曰理賴也不理於口言壞於眾口也。
為人所壞則不足賴矣。不理之意當如此看。

次崖林氏曰不理於口言無賴於衆口是不能止其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因之吳氏曰無傷就務稽言士憎多口以下則

泛就為士者以明無傷之意盡其在我意在言外○觀清王氏曰士字地步儘高觀以文王孔子為證可見不是謂稽為士○憎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此常人更多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

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

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

之觀濤王氏曰孔子不理於叔孫輩之口文王不理於崇侯輩之口○上引詩重愠于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

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訕意也然憂心悄悄亦可貼憂道之不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直作文王孔子不必添入衛之仁

人及太王字面引詩只是斷章取義耳○尹氏曰言人

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徹茲徐氏曰孟子告貉稽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

免遭謗。况學者乎。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即見溫無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修。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觀濤王氏曰。重言昭昭者。明而又明。極其明也。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復於明也。

昏昏闇也。彥陵張氏曰。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惟其明於責人。闇於責己。所以成其昏昏。尹氏

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

寡矣。月川曹氏曰。自明而使人明者。理之順。自昏而使人明者。理之逆。○彥陵張氏曰。此節是明新註疏。蓋世

有明明德以新民者矣。味有不明其明德而能新民者也。○月林丘氏曰。上使字躬行以率人。下使字政令以強人。

同一使人昭昭也。而本原處則不同。此傷今之意也。不可平看。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敬軒薛氏曰。良心

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為間不用而茅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間斷也。虛齋蔡氏曰。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

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所塞矣。以況在人理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三。其心則物

欲又隨而措亡之矣。大槩警其工夫間斷耳。○觀濤王氏曰。提醒高子在介然為間四字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觀濤王氏曰只重禹樂不

以文王平看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

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

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虛齋蔡氏曰何以言之孟子窮

其立言之意也乃日以追蠡而已可見其胸中全無所見○觀濤王氏曰以追蠡以禹鐘之追蠡知用之者多而見

其樂優也鐘乃樂之一器意舉鐘則凡樂可知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

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觀濤王氏曰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

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平。日久故車多也。只重日久意。言禹在文

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觀濤王氏曰禹鐘以日久而蠡猶城門之軌以日久而深也軌非日久何

由而深若後此更歷數百年則文之鐘亦蠡矣何以知其優劣哉

彭山季氏曰作樂者皆有本原高子只舉一鐘以驗又只就追蠡以見樂之優其論亦妄甚矣故孟子亦不與深言而但就轍迹之易曉者示之以明一器之不足以論

樂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

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

伯玉陳氏曰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非齊王本意可知也况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

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復發又可知也君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為沽名則以為市德矣

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

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

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

觀濤王氏曰善士淺看只是修身繕

行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矣

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

笑其不知止也。觀濤王氏曰此見孟子知止之學全重一復字前已發棠而復發棠喻如前已搏虎

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於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請發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

○月林丘氏曰若復為發棠則亦眾悅之而士笑之矣豈不為齊人之馮婦哉。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

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次崖林氏曰聖賢處世發言舉事皆有其

時時若不可拘於陳迹而妄為以取悅於流俗皆馮婦之類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虛齋蔡氏曰口之於味五者性也此分明是氣質之性舜所謂人心

者也。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下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然

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虛齋蔡氏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

氣質也。若正論氣質之性則氣質中自有性性自是理非謂氣質即性也。如貧賤之常安其分富貴之有品節限制者則正以其理之未嘗不存乎其間也。斯即有命焉之意。

○因之吳氏曰五者之欲性也。此性字與告子生之謂性

食色性也之意似不甚異不知性也一句只說一邊必得

有命焉何補出一邊方始完全非如告子專認氣質一邊為性絕無理。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觀濤王氏曰謂

字包有求遂意蓋認做我之所有便求必得之了。君愚按

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益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

制則是亦有命也

次崖林氏曰命兼理氣以氣言則貧賤不能如其願以理言則富貴不能過其

則是皆所謂命也不謂性是以理御氣以理制欲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

伯王陳氏曰五句一例天道即仁義禮智之所從出而渾然之全體

也但分屬於父子等則曰仁義禮智全體於聖人則曰天道聖人之於天道只在知行上說雖性反安勉不同天道

屬之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

虛齋蔡氏曰

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與

不哲若夫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

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則所謂聖也而其聖也又未必

其皆能與天道為一亦有純與不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

也○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與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於

天道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人聖域而不

優則於天道為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

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於

天道昭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為一

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是於天道為未至也

○海門湯氏曰上節五之於字要見得不相離意下句性

也二字方煞得順下節五之於字要含得不能齊意下句

命也二字方煞得順若只說做專屬之意如仁屬於父子

義屬於君臣云云則命也二字如何煞人只恐上五句便

說了有至有不至便似說了命字耳不知有至有不至非

便是命字乃其所以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

如此者則是命也

虛齋蔡氏曰此五者之為命也其詞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義禮智天道何別蓋仁義禮智性也天道是性之從出者即元亨利貞是也○前五者雖出於性實限於命故不謂性而求必得之後五者有命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在性則初無清濁厚薄之問也故不謂命而必自致其力○次崖林氏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者有至有不至乃氣之所稟有清濁厚薄是命也然人性本善而氣不能圍之故曰有性焉君子必當從事於學去其氣稟之偏以求其善不可盡談之命也命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但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處言耳○東鄉艾氏曰性命之說有天必有人有理必有氣所以善反之功歸之聖賢今人必欲牽合性命二字為一皆於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模糊混過孰若依註分疏之為薛易的確也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虺是非命耶
虛齋蔡氏曰命也集註凡三段看來全是以所稟言其第

三段云所稟者厚而清則仁之於父子也至此一段亦只是發揮出程子之言使其條暢明白耳非與程子之言小異也蓋仁義之屬在人有能有不能而其能者亦有淺深之不同須兼此兩意如晏嬰智矣只是智之淺者

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
觀濤王氏曰聖人之於天道也

便屬聖人身上兼
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
戴山劉氏曰耳

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遇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

達天之學。總要人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
 觀濤王氏曰。君子不謂性。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要見
 盡性意。○因之。吳氏曰。世人溺於縱欲。病根在謂性二字。
 諉於盡道。病根在謂命二字。故孟子特揭出不謂性。不謂
 命。正所以遏其縱欲之思。而作其盡道之念也。性也。○
 口氣鬆有命焉。是着實。口氣命也。○二字。口氣鬆有性焉。是
 着實。口氣。○觀濤王氏曰。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
 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
 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
 只此重字。作一章骨子。○王氏曰。者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
 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愚聞之師曰。此二
 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
 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
 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虛齋蔡氏

曰。理氣均出於天。此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人
 以前五者為性。後五者為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
 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
 一邊藉口。○上條曰。性也。以氣言。曰。有命焉。以氣中之理
 言也。下條曰。命也。以氣言。曰。有性焉。又純以理言也。○前
 五者既是性。何以獨言命。而不謂性。後五者既是命。何以
 獨言性。而不謂命。此所謂各就其重處言之也。○既曰各
 就其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前節則伸命而
 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其重處即在所伸也。○上性字
 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
 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值。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因之吳氏曰說個善人信人就有一二之中底意○觀

濤王氏曰善人信人謂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正子之為人見矣此照末節二之中意而不全露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觀濤王氏曰是問善信各義非問正子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虛齋祭氏曰可欲從傍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觀濤王氏

曰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大要立身行已俱在天理上做可以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

矣

虛齋祭氏曰有諸已者善實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信即實也○可欲之善有得之天資者亦有得之於學

者有諸已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已○次崖林氏曰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臭好好色解之惡惡臭好好色只是個實反身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觀濤王氏曰善則必非偽為矣何又待進一步方是

信此處朱子說得好。小註言可欲之謂善。或天資之偶合。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有諸已也。如此看下方真切。○註中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克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碍下克實。○張子曰。志仁無惡。

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虛齋蔡氏曰。張子說何以置在圈外。以其總論二句。而獨繫之。

有諸已之謂信。一條。不得不隔以圈。如總註然耳。○觀濤。王氏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克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虛齋蔡氏曰。充實二字。平說。謂充滿積實。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也。○充實者。善充實也。善而至於充實。則凡應事接物。道理只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求矣。故曰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次崖林氏曰。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之制。行無一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易之有孚盈缶。是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曰和順積中。○紫峰陳氏曰。充實與有諸已。要分別得。明有諸已者。無偽也。可保而不失也。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也。纖毫未備。猶未充實。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

○虛齋蔡氏曰。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次崖林氏曰。學必至光輝處。方是大。其在躬也。

粹而益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禮樂刑政。施於天下。皆其
光輝發越處也。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虛齋蔡氏
曰。大字全在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
即其外。可知其內矣。○善信美。猶是成已事。體之所以
立也。太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
而用有以行也。○徹。茲徐氏曰。德以發於身者。言業以見於事者。言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虛齋蔡氏曰。化即化。只

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泯然

見之迹。只在熟。○次崖林氏曰。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冰。方未融化。便有個形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冰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如金之融化於火。水之融化於日也。○以顏子好學論守之也。非化之也。來參看。便明白。凡思而得。勉而中。皆有形迹。是守之。非化之也。不思不勉。則無形迹。方是化。○觀壽王氏曰。聖字不限定。生知安行。為有漸。造者在。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虛齋蔡氏曰。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所謂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其妙矣。○化字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次崖林氏曰。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見。通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正是此意。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虛齋蔡氏曰。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也。本只是一人。既曰聖。又曰神者。以聖字不足以盡之。故更著神字也。○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若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是也。故曰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觀濤王氏曰。神人即聖人。非有兩層。但細看。亦有分別。如堯舜湯武。孔子夷惠皆聖也。堯舜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蓋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耳。程子聖之至妙。句亦明。○次崖林氏曰。善或是天資。或兼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性之分未盡也。大則所性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

強也。聖則不待勉強。而出於自然矣。神不外聖。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虛齋蔡氏曰。不害問樂正子何人。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二之中矣。蓋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未足也。○觀濤王氏曰。二之中。是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介在其中。言外亦。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有勉。正子意。

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虛齋蔡氏曰。致推極。

也。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顏子好學不倦。學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致止於善信耳。

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虛齋蔡氏曰合仁與智志仁無

惡仁也。學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而至於美大獨未化耳。○未至聖人之止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註所謂結裏之意。

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

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

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

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紫峰陳氏曰上下一聖者性無不同道無

二致始而為人之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

如此。虛齋蔡氏曰墨氏之兼愛失之太過。楊氏之為我失

殊仁不至於兼愛之泛。義不至於為我之狹。大中而至正

無過無不及。所謂儒者之道也。○次崖林氏曰惡務外不

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便至於聖人。厭務外則慕近

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至正

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亦其勢然也。○因之吳氏曰異端與吾道如黑白蒼素之不相入。彼染習既久一旦欲棄而去之。未能便至吾儒大中至正之道。故反正必有漸次。逃墨二句一串下。然天下亦有楊墨而竟歸儒不假此漸次者。故註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觀濤王氏曰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兼楊之受墨說○受之不是徒受了有借之大道意○因之吳氏曰受之謂汲而引進以成就其志尚不是泛然受納之謂○彥陵張氏曰歸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笠闌也招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次崖林氏曰今之與楊墨辨正與歸斯受之相反言今之

儒者楊墨既來歸而乃與爭辨也爭辨者追咎其既往之失也○虛齋蔡氏曰既入其笠言其來歸也又從而招之言儒者猶追其往日之失也追咎其既往之失則不之受矣○此章之言全為待異端而發蓋異端之學溺於所習

之非逆其本然之性其間豈無机杼不安而思以自還之理為吾儒者但得其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嘉其能知而忘其舊習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莫知納約自牖之義非惟在彼之窮而不得所歸之為可憫而在我之道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彥陵張氏曰吾儒原不可不與楊墨辨然辨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已能反之正矣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無所入○此章見聖賢之

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

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

也

因之吳氏曰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辭何等嚴峻得此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與之共在斯道也總一為道之心而已故此章當與好辨章參看○通章口氣謂異端反正直當受之若更與辨如今

人然非待之之道矣。全是論君子待異端之道。不重今人待異端之失。故歸斯受之一句。要重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

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鴻洲徐氏曰三征皆有國所不廢但當以時取之如布縷取之

夏因蠶績成也粟米取之秋因禾稼納也力役取之冬因農功畢也而非時者皆在所緩則民之財與力得以漸取漸出而不至困乏矣○雨若張氏曰君子取民雖有定制而常有不忍盡取之心故先定其科條而為之節制使上未嘗不取而取之常不苛下未嘗不供而供之常易辨此民所以樂生而父子相保也若并取之則

民力有所不堪矣

次崖林氏曰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所出也粟米之征百畝之田所出也力役之

征丁口所出也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也粟

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

縷粟米在所緩也故曰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一時并取

其二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無回沈氏曰惠民不

必罷征殃民不必橫歛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

意也

次崖林氏曰唐人租庸調三法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縷之征○宋法夏稅至十月是歷

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三限或

是限三時也蓋不必與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

之冬者同其不并取以紓民力則同也○虛齋蔡氏曰兩

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朱子時又用之故稱今

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日此為當

時取民無制者發。全章重用一緩二上。下兩句指出併取之弊。正見二之不可不緩也。○通考瓊山丘氏曰。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行政。按此卽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間。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所以爲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民於鋒鏑。起民以絲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間。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觀壽王氏曰。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及身。○川林

丘氏曰。上寶字。以所係之重。言下寶字。活乃我去寶之也。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城括。益城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城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敬齋

胡氏曰。小人以無才爲幸。○無知梁氏曰。未聞大道。任他絕世奇才。但命之曰小有才而已矣。○敬軒薛氏曰。益城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次崖林氏曰。小

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觀濤王氏曰：孟子至滕，料是文公時。上宮別宮必文公授之館也。業

履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虞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虞，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

竊履而來。次崖林氏曰：為竊履來，言其來滕也。非下文來者不拒來字。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紫峰陳氏曰：不曰設教而

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科字只當教字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不拒也。○觀濤王氏曰：來者即下句至字，不拒即下句受字。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虛齋

蔡氏曰：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是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日之不善。門人取其言有合

於聖賢之指，故記之。觀濤王氏曰：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

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取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月林丘氏曰所不忍不為是一

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為則曲能有誠為全體之仁義矣孟子意謂人但知仁義為難全而不知求之為甚易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這便是仁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這便是義有何難哉

○鴻洲徐氏曰人皆有所不忍不為就全體中所發見處說如惻隱形於見聞所及羞惡有著於行己之際者兩有字要自不虛○彥陵張氏曰不忍不為何人無此念頭只是不能達之於所忍所為耳○鱗士顧氏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不在人皆有三字○麟士顧氏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不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不為下文無穿窬之心也達之於所不忍猶云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所為如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節之皆其類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乎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虛齋

蔡氏曰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知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將去下節承足上節意不可作兩樣看蓋惟達而後能克達有工夫克承達說來指出所不為者言○觀濤王氏曰克字與達字有別達在克前達是達將去克是滿其量了○上文仁也義也以體言此不勝用以用言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克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

忿而不肯受之之實

觀濤王氏曰貪昧者為利疚也隱忍者為威怵也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

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實字妄如此認○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於他便如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孔子却據理答之畢竟不仕於他便是不受他爾汝了

人能即此

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嚴泉徐氏曰無受爾

汝之實只是論慙愧不可認作辭受見得充無穿窬之心直至如此凡內愧之細微者一一盡去則絕無可羞愧者隱匿於胸中矣充無受爾汝之實謂不以貪昧隱忍之故而自汨其羞惡之良也○念庵羅氏曰註言使其充滿無少虧缺不但指一念之發而言是謂欲使羞惡之本心無少虧缺如可謂達也達則隨在而無非義矣○虛齋蔡氏曰按本文受爾汝之實非穿窬也而謂之申說其意者蓋穿窬非受爾汝之實而充其無穿窬之心則亦必無受爾

汝之實也。又較密於穿窬矣。下文言有意採取於人言是亦穿窬之類。則益密矣。吾心慙忿而不肯受是亦所不為也。人能即此推之。使之充滿無所欠缺。則凡一毫苟賤汚辱之事。皆所不由。無適而非義矣。曰義不可勝用。曰無所往而不為義。此乃是充也。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之充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一條實該下文兩條。蓋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也。人但知末一條為特舉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舉其例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飶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飶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飶音泰

飶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飶。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意探取於人。觀濤王氏曰。以言飶之者。我倏言彼必倏答。而露其清以不言飶之者。我不發彼必

先發而露其情。是亦穿窬之類。次崖林氏曰。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

窬之類。○月林丘氏曰。穿窬探取人之物。然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觀濤王氏曰。末節只舉穿窬之類。充字尚在言外。我明必

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

窬之心也。次崖林氏曰。以語默飶人為穿窬之類。是充類至義之盡也。以言飶之者。為詭言以探人意思

也。以不言飶之者。故意不言以探人意思也。○虛齋蔡氏曰。此以十言猶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觀濤王氏

曰。穿窬是從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佞隱默。俱是說到細處。然爾汝之稱人。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佞隱默。則尤是人所

忽易。故此二節又畧有粗細。總是一步進一步也。○因之吳氏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為。便都說盡了。

四書明信大全卷之三
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
四節總不出首條之旨首條極重○彥陵張氏曰此章見
人當擴充其良心首節泛論個不忍不為之心而推廣之
便是仁義重二達字次節指出不忍不為之實正發上節
之意重一充字末二節皆是申明充
無穿窬之心總完得首節達字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

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方麓王氏曰言

近而指遠則既非好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
於至理故曰善言守約而施博則得其至要而道為有本

善其所推而道為有用故曰善道○觀濤王氏曰主意重
近約邊不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中不必離約求博而
博即在約中故曰善言善道○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趣施
是守中發出來底施用○不下帶只是目前至近也君子
就目前近事論得精切確當而玩之自有不窮之趣便是
道存便是指遠○虛齋蔡氏曰事有遠近道無遠近所謂
理無大小也不下帶者事之近也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
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
言也○次崖林氏曰雖目前淺近之言也有個道理便是
指遠遠近字不可大拘聖賢之言不出民生日用之常而
切於民生日用有不得而遺焉此言近指遠所以為善言
莊老之徒其言窮高極遠初不切於民生之日用豈得為

善言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虛齋蔡氏曰身修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天下由此乎矣其守何約

而施何博哉。○天下平謂天下各修其身也。○觀濤王氏曰平天下者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

工夫已包在修身內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不作感化說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月林丘氏曰人病二字是一總腦夫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如此則不言近而務指遠者其病可例見矣。○觀濤王氏曰通章善言對善道君子之言對君子之守末節反守

意而言可推。○承庵姚氏曰觀末節意則知通章為徒務遠與博者發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

虛齋蔡氏曰得全於

天謂所得於天者全也惟其無所污壞故不假於修為下文只言修為以復其性便見不得有所污壞意反之

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虛齋蔡氏曰反復也無失則無復聖人固為人

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

子發之。

觀濤王氏曰性者與性之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底人反之之字即承

上文性字言湯武乃是修為以復其性底聖人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

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

及其成功則一也。

整庵羅氏曰孟子嘗言堯舜性之易武反之又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稱舜其

義云何蓋由仁義行自然從容中道是則所謂性之也行仁義者於道亦無不中所不足者從容是則所謂反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

於中也

虛齋蔡氏曰動容謂一動容貌之間周旋謂動止員活之際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

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次崖林氏曰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動容如何中禮如視不上於面不

下於帶燕居申申之類周旋中禮周中規是也盛德之至則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禮註曰自然而中非有

意於中便是如此

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

為之也

虛齋蔡氏曰經德常行也常行一循乎直道正理而無所回曲是常德無虧固當在升用之列然皆

出於安行非有意於升用得祿而為此也言行相關言亦行中之事也言語不信則行不正矣惟聖人不言則已

言則無不信者是皆自然而然而非為欲以正行而後然也

不必以正行與上文為生者及干祿字樣為例正行亦何不好處但聖人不用着意耳

○亦皆二字對上文一句為例言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然而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

然○次崖林氏曰聖人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激發自然哀傷不欲生者我感故哀若為生者故哀便是有

意非自然矣○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盡其道便是不回經德不回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若是欲干祿則出於有意便須勉強非自然矣○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

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如此。既言之。必行之。乃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為此。若有意於正行而為此。便須勉強。不出於自然矣。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虛齋蔡氏曰：非為生者。非為子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非。非有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之反。故上數節要說。出自自然而非有意為之之意。○省庵吳氏曰：此及下節。只大槩說性反。非直指堯舜湯武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月林丘氏曰：法字不必拘定上文。蓋四項事。亦只是舉此以例其餘。

君子行之。因之吳氏曰：行法行字要說得着力。反之之意正在此處。見而吉凶禍福有耳。

所不計。虛齋蔡氏曰：命字兼吉凶禍福言。尹子之行法。只盡其在我。至吉凶禍福。聽其自至。吾無所趨避也。

此便是修為以復其性之事。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

此反之之事。虛齋蔡氏曰：君子行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而所行者。自是法。所以為性之反。

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

意也。虛齋蔡氏曰：如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君子

雖未能自然而然。然亦只見得是法。如此吾行吾法而已。亦非有為而為之也。是亦聖人之事。但是反之之聖。○觀

濤王氏曰：首節言聖有性反之殊。二節分言性反之事。然章內當以性字作主。反之者亦修為以復其性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虛齋蔡氏

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者，蓋性者分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所持循者也。性者聲為律，身為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矣。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當貧賤矣。此類聖人皆安全，不以介意。故謂聖人與天為一。又曰：命不足道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此章主於說大人

巍巍者也。所謂巍巍，正下文云云也。○此章主於說大人言緊要在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上。○次崖林氏曰：孔子畏大人，孟子亦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此曰說大人則藐之者，自說時言也。然非其中有以自守，則祇見夫崇高富貴之為事，其不動心而畏懼者寡矣。下節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可見有以自守。○觀濤王氏曰：藐，不介意也。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

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椽。楨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虛齋蔡氏曰。堂高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兩句。是逸豫之樂。般樂三句。是宴游

之後。此皆所謂巍巍者也。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

法。次崖林氏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觀濤王

氏曰。制字不是制度。只是理之當然。若有成法。以其為古

聖賢相傳而守之。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觀濤王氏曰。看來止三不

為。皆是鄙其縱侈無檢而不為。制字正對他無制說。○雙

江聶氏曰。堂高數仞三項。此當時之所謂大人巍巍者。故

說而藐之。藐其巍巍然者耳。在彼者皆我所不為。而在我

者皆古之制。此其藐之之具。血氣豪俠一些。子着不得便

見浩然之氣。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奇失

其勇。儀秦失其辯。孟子之然。以不動心而藐巍巍者。蓋本

於此。○月林丘氏曰。夫大人之巍巍。其不足畏如此。○楊

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

子則無此矣。雙江聶氏曰。當時遊說之士。豪傑之徒。似亦

使耳。惡足以窺孟子之藐哉。先儒謂孟子猶有此戰國氣習。恐是微露一斑處。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

次崖林氏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

多欲是無節寡欲是有節多欲則心逐於欲

而不在軀殼之內故曰雖有存焉者寡矣

戒也月川曹氏曰學者之心發於義理者常微而役於形

學府而為之害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朱子曰此言天理

人欲相為消長分數○養心則養性在其中矣○敬齋胡

氏曰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即養得氣能養氣

有味說一養字那工夫便有許多斟酌如丹家之養火慈

造子不得其專一如猫獲鼠其漸漬如鷄抱卵精神在若

若亡之間而工夫有不縱不捺之妙說到這裏則在真

所之以為汚泥不滓離一切色相以為復於無物羈而禁

之如牛馬忽而遣之如不繫之舟皆心之賊也只有

一路纔是勿忘勿助長道理才是養心故曰莫善於寡欲

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便是欲○當時繆氏曰

道心為主而人心毋聽命焉便是寡欲心非別有本體在

只不為欲染便是本體常存○無回沈氏曰心做得主是

存做不得主是不存○虛齋蔡氏曰孟子曰寡欲而周子

曰無欲者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則指心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

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虛齋蔡氏曰：不忍食者，以吾父平日嗜此羊棗，今雖有羊棗，吾

父不能食矣。猶所謂母没而柩捲不能飲焉。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轟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紫峰陳氏曰：膾炙所同嗜，食之自不覺。羊棗則父之所獨

嗜也。食之則有觸於心，而不忍食矣。此猶諱名不諱姓，姓所同故不諱名，所獨故諱之。○觀濤王氏曰：獨字最重，惟

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麟士顧氏曰：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姓名而言。○

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註曰：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心也。

則雖諱親之名，亦是恐其觸而有動焉耳。正與不食羊棗同意，故以為証。○觀濤王氏曰：全章重不忍二字。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

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虛齋蔡氏曰：狂簡是目之之辭。

四書明倫大全卷之九
進取不怠其初。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次崖
林氏曰狂志大也。簡畧於事也。由其志大故進取由其畧
於事故不
忘其初。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猥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虛齋

此三句皆引自論語曰答萬章問之意孔子之狂狷兼狂狷孟子
又來特要應何志魯之狂士一句。○觀濤王氏曰孔子不
為四句是引孔子
之言下是推其意。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觀濤王氏曰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
也下文何以謂之狂又是問狂者為人之實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
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

語牧皮未詳

觀濤王氏且如字有不能盡舉意。麟士顧氏且按此亦京舉其人。不重微其事。恐妨下

也。問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

揚明王氏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正大光明。全

不自家 遶護也

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虛齋蔡氏曰本文只是其志而集志

也。其志二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常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夷考其行。則不能掩其言也。是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

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承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觀濤王氏曰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

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

程子曰曾

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獵者之意

當時繆氏曰上文既有琴張等

此云狂者又不可得何也只

是難得與不可多得之意 狂有志者也 獵有守者也有

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虛齋蔡氏曰不

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此說最明言不屑為那不潔

也○彥陵張氏曰不屑不潔亦只據他心上說不在事上

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

辨也心迹之介微○因之吳氏曰謂之又次者蓋猶是於

三自守底其氣象規模似不如狂之高邁卓越引而進之

固不若抑而裁之者之為易也夫子之思及此其不得

又甚矣○麟士顧氏曰并及獵者完必也狂獵

語也○以上思狂獵以下惡鄉愿此處分截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

德故以為德之賊虛齋蔡氏曰鄉原有似乎中道而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林

丘氏曰鄉愿德之賊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不憾之意註

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定宇鄧氏曰狂獵是個真

率底人斷不去做假所以可取鄉愿完完全全

做成一個假底再無即真底日子所以可惡萬章又引

孔子之言而問也

觀濤王氏曰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聞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

愿之言而問之。何如斯可謂之鄉愿。究鄉愿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愿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一鄉皆稱愿人節。方是問鄉愿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闔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

觀濤王氏曰涼

涼據註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

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

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猥者曰何必

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

無回沈氏曰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

狂狷流俗污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

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人既生於此世

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

因之吳氏曰嚶嚶古人譏狂踽踽涼涼譏猥生斯世三句是自道其為人總是鄉愿之言。○月

林丘氏曰譏狂者是慕古而戾乎今譏猥者是守己而戾乎人。生斯世三句則求合乎今而不必慕古求合於人而

不必守己所以反乎狂猥之意也可矣二字正與闔如奄上而何以何為相呼應言何必如彼只宜如此耳

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虛齋蔡氏曰閉藏之意又曰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斂不敢放出一句忤

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之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故云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

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者，是鄉原之行也。虛齋蔡氏曰：闕然媚於世一句。

是孟子語。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對

闕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觀濤王氏曰：無

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就鄉原自為說。言一鄉稱他如此，可見他立身行已無適而不謹厚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所。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所。合乎此世出之

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非之無所，是而不可與人交，牙之

故曰得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次崖林氏曰：非是說他不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譴責之。視非尤重。流俗者風

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汗濁也。龍溪王氏曰：同流合汗，正是善

斯可矣。樣子然所謂同與合，只與俗浮沉，却無流與汗之迹。若自己有所汗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非忠

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虛齋蔡氏曰：非輕刺重流俗狹汗世廣。忠信以立心。

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中行之士孔子所欲與同歸於堯舜大中之道者也。狂者自其所見而裁之亦可與入堯舜之道。獯者自其所守而裁之亦可與入堯舜之道。鄉原不狂不獯似中行而實非中行者也。自以為是矣。故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次崖林氏曰：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處全在自以為是。上若不自以為是或尚可開其迷去其蔽而入道也。○因之吳氏曰：極鄉愿之情狀即在闞然媚世句看出。蓋鄉原所以為德之賊以其似德非德也。所謂似德非德正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之謂也。居之二句要重看德之賊全在此處見得。○彥陵張氏曰：鄉原一生只在媚世着力。世人為其所媚固不知其非。便要非刺他也無可舉可刺。蓋掩護最工也。此二句掀起說而同流合汙正見其巧為迎合處。其歸潔專似忠信似廉潔上此二句正所為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總是極言其似是耳。非深一步意。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

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次崖林氏曰：佞與利口如

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也。胸中有智畧本是不義底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徹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口便。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陳。雷不過人皆以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鄭聲淫樂也。

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凡六條總是起那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句。○次崖林氏曰。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孰為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觀濤王氏曰。恐字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眩惑莫辨之意。○德字。據註。即是中道。○文忠信廉潔。乃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應入孔。

君... 之常道也。

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事物之繁。其所謂當行者。皆常道也。反經者。端化原。修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也。語類兼躬行及施為說。最盡。○觀濤王氏曰。常道原在天地間。揭於中天。昭於大路。只因障來。故不明不行耳。今則復之不明。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惡如

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觀濤王氏曰。君子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經原無不正。只復之便是經正。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而不惑於似是邪慝自然消滅矣邪慝泛說不止鄉原。更無別法。因之吳氏曰德者堯舜大中至正之道。萬世之常經也。鄉原之邪慝作而經斯亂矣。大經正而鄉原之邪慝息矣。此上下相承大旨。○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

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因之吳氏曰說狂狷鄉原處要

如此所以不得不思鄉原如此所以不得不惡蓋皆衛道之深意云。○涇陽顧氏曰鄉原閻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賊之狂者嚶嚶流俗之所共笑也。狷者踽踽流俗之所共疾也而孔子與之即此一個榜樣便有大功於

萬世。麻明之問觀人法於五臺陸公公曰吾嘗試之矣。凡初問說是人負氣是執拗是迂濶徐而按其後往往能自樹立有所成就凡初問說是人有養是善處事是識時務徐而按其實往往與俗浮沉竟至墮落以此求之觀人之法思過半矣。此即孔子進狂狷而黜鄉原之說。○季時問每常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狷予曰試舉看曰居恒妄意欲作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徑窠曰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鄉原也何敢效焉且點檢病痛只是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原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率鍊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個真若不論真否只論粗細鄉原且有細於中行者矣非特狂狷不如也。○觀濤王氏曰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惡

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而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前七節發明孔子思狂及狷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之之術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因之。吳氏曰。五百餘歲。不重生有常期。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正領起

下文見聞相因意。○虛齋蔡氏曰。按皇極經世。自帝堯即位。至成湯有天下。凡四百五十二年。自成湯有天下。至文王爲西伯。凡六百三十九年。自文王爲西伯。至孔子。凡五百八十七年。自孔子卒。至孟軻。至梁。凡一百四十二年。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虛齋蔡氏曰。其道云何。即此也。

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因時之見知者。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耳。此孟子所以深致意也。○次崖林氏曰。卽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之。其意若云。堯舜之道。惟禹臯能見知之於先。故湯得以聞知於後。爾下二節都是這意。○虛齋蔡氏曰。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以傳禹。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大道。皆臯陶發之。且民協于中。罔或于予。正臯陶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其見知堯舜也。爲何如。○三山原氏曰。唐虞之臣。有稷契伯益夔龍。孟子獨曰。禹臯則見而知之。當將禹出經九州十餘年。宅揆之任。必屬臯陶。故舜嘗與之論道。論治。獨多其至精。則曰。迪德修身。其至切。則曰。知人安民。皆學術事業之宗。故禹有謨。臯有謨。而諸臣不與焉。舜贊之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協于中。時乃功。禹贊之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釋茲。名言茲。先出茲。

不能舍臯陶。必有以大服其心者。卽舜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特禹平成。永賴之功。尤昭然耳。故因天下之民心以命之。禹王天下後。臯陶必不存。不然禹斷無舍臯陶而傳子之理。陸象山謂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信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虛齋蔡氏曰：伊尹與

湯咸有一德。其見知莫切於此矣。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義。皆仲虺發之。則其見知於湯也。爲何如。○三山原氏曰：湯於伊尹先學後臣。其微言輿論。惜未有傳。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與典、謨並精微。後世語訓誥。則曰伊虺。語道統。則曰伊萊。語商相業。則曰伊傅。語征伐。則曰伊呂。語輔幼冲。則曰伊周。可見伊之各極其至。

人爭合稱以爲美談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直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虛齋蔡氏曰：見於丹書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此太公望之與文王合德者也。見於書。君與者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又曰：無能往來。迪茲葵教。文王茂德降於國人。然則散宜生之見知文王。豈不信哉。○

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註引子貢一段，愚以為湯文之聞知，槩是如此。兼有得之於簡編者。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

次崖林氏曰：通章歸結，全在末節。謂聖人之道必有見知之於先，然後得聞知之於後。今去孔子甚

近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其意則謂已得見知孔子之道，五百歲之後，將必有聞而知之者是。蓋以繼往聖，開來學，自任也。○虛齋蔡氏曰：然而無有乎爾，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其說可從。以其見知聞知字已重，見疊出於上，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觀濤王氏曰：近聖人之居，以鄒魯言，孟子鄒人也。分明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調分明是反言以決其必有也。○通考因之。吳氏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知，安得有聞知？通章口氣原是如此。說者謂重見知信矣。然此書之旨本為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所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歸束處。又在聞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脈絡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輕看聞知，則是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其傳之本旨矣。○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
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
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
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敬軒薛氏曰降
衷秉燹。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典。及見知章。註兩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有宋

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無善治。士猶傳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
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
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

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虛齋
蔡氏曰。程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以此見伊川所以不推其本於濂溪。而朱子於
此及大學中庸序。所以只說二程者。要皆自有稱量處。不

是苟且。○敬軒薛氏曰。見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攷。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學。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終

